

金

華

徵

獻

略

金華徵獻畧卷之十八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律孔晴編梓

來宦傳二

周澍

明周澍羅源人嘉靖間任金華府學訓導淳誠清介。每日惟閉門讀書。精春秋三傳。侍御周公知其賢。委署東陽篆。卽携一僕往。蔬糲自甘。遇事執法。吏士畏之。陞山東棲霞教諭。去之日。敝衣一笥而已。

王興宗

王興宗爲金華令。其初秣陵人。以賤役事明太祖。上以興宗老成不貪。使爲金華知縣。丞相李善長言興宗。斲舍。奈何爲令。上曰。興宗勤而不貪。處事儒與吏。不及也。何有於縣。及知金華。廉幹公勤。甚得民心。歷陞懷慶知府。蕪州守缺。上令丞相胡惟庸擇能。未及擬。上曰。莫如興宗。改守蕪州。有善政。陞河南布政使。老歸。

郭瑛

郭瑛。字廷瓚。番禺人。永樂間。以進士爲金華令。廉明。

剛斷。吏畏民懷。重建儒學文廟。編長山詩集。楊文貞公稱其爲政。以愛民爲本。杜良菴稱其廉介有守。卒於官。

余寬

余寬。贛州人。正統間。由舉人知金華縣。按籍定差。以均役。勸民出粟以備荒。事無煩擾。貧富相安。明燭幽遠。奸頑遁迹。改知長洲。入本府名宦祠。

李庶

李庶。字季卿。福清人。嘉靖間。以進士知金華。抑強扶弱。守正奉公。時有柄臣爲過官於蘭谿者。郡邑皆往。

名臣傳卷之十八
二
候庶獨不往曰勞民傷財以趨貴吾竊耻之上官過亦相戒曰無以擾李令歲旱衣粗徒步竭誠禱雨行烈日中閱月不倦平糶發廩以哺饑者祀名宦祠

顧曾唯

顧曾唯字一貫吳江人嘉靖間以進士爲金華令清介明敏庭無滯案縣附郡支應獨煩曾唯節其冗費民甚便之時倭寇發溫台有自馬嘜嶺入永康武義境者曾唯督民兵守要害寇卒不犯縣學舊甚狹隘且雜民居乃捐俸市地拓其門廡更新之規模乃壯置祭器書籍課諸生諄誨甚切其爲政皆務忠實時

有豪民殺人而私其婦者，曾唯廉得之，寘諸法，陞監察御史去。民思之，樹碑以紀德焉。

湧幢小品載汪中丞可受，令金華時有丐者以猴戲乞錢，猴頗慧巧，他丐健羨之，因醉丐者酒，誘至破窰，椎殺之，牽其猴去，方作戲乞錢，汪適出，呼導至，猴絕繩走車前，作訴冤狀，汪斥前去，使人隨其所至，猴引至破窰中，得屍，遂捕其丐之殺人者，鞠問，伏辜，杖殺之，方焚前丐者屍，烈燄始發，猴號鳴，赴火抱屍，共爲灰燼。夷堅續志載宋時王夢龍知婺州，州治古木之巔，有鷹巢，一卒探取其雛，守

方視事，鷹忽攫一卒之巾以去，既知其非探巢者，擲還之，乃攫其探巢之巾，翔而上，守推問故，杖卒逐之，鷹引群飛，鳴旋繞廳上，若鳴謝狀，二條皆金華事，連類記之。

龍遇奇

龍遇奇，字紫海，永寧人。萬曆間，由進士爲金華令，其爲人平易近民，民或有訟，諭以情理，輒輸服去。事至立判，不輕行杖。又善催科，蠲羨耗，設常平以救饑荒，禁淹沒以育子女。尤注意課士，凡書院暨學田歲入，皆以供月課。士爭向化。陞監察御史，祀名宦祠。

王士鏐

王士鏐號勉齋全椒人崇禎間以進士爲金華令時年方二十餘鎮靜端默事至決斷如流既無滯獄亦無冤民一日偕紳士講鄉約首及孝順父母條潛然淚下觀聽之民莫不感動以行取去

論曰以言教不如以神感非有至性觸之不動王公兩點淚逾徑寸明珠萬倍矣雙痕落處至今不滅且道這兩點淚從何處來從寸心一點熱血來且道他心頭這點熱血從何處來都從父母通身熱血來

李璉

李璉，字純夫，懷寧人。成化間由進士爲蘭谿知縣。剛介有爲，治行著聞。始建祠於聖壽寺，東峰亭故址，以祀邑鄉先生。暨邑名宦，名曰景賢祠。又重建悅濟浮橋，民甚賴之。後陞太僕寺丞去。

悅濟浮橋在蘭谿西門外。宋紹興中，運使江衍始合衆力爲之。歲久幾壞，縣令江文衡復修治焉。傳久而弗廢者，有橋庄之田爲補葺之員也。元季兵亂，橋廢而庄田亦不復存。明初一作於洪武癸丑，倡其役者爲知縣賈存義，再作於成化庚寅，起其

廢者爲知縣李璉，不久而洪水摧敗，不能橋者，前後殆百數年。正德間，有上書言浮梁必不可廢者，詔可。其奏時知蘭谿者爲許完，而邑丞田中奉部檄興工。中新城人進士官大理正，以議獄不合，謫蘭谿丞。於是乃以其費均派於邑之里甲，橋成，最爲完固。後仍廢。萬曆二十年間，知縣葉永盛復造。國朝初，則知縣李振宜復建。此後興廢不可考。吾自康熙癸未至蘭谿，相傳橋之廢，閱幾縣令矣。仍聞合邑公議，選城居殷戶貲餘數萬者，爲橋長。比再至而仍未聞鳩工也。蓋橋之難成如此，故每見志

金華縣志 卷之十一
五
中有言成橋、修城者，皆樂記之。

李昭祥

李昭祥，字元韶，上海人。嘉靖間以進士知蘭谿，爲人平易，無崖岸，而縝密綜核，優於吏才。精於計筭，凡舉廢剔，盡平賦息訟，戢盜賊，行鄉約諸事，具有規條，見之施行，修建倉廩、城樓，及各埠濟渡舟楫，費不及民，民皆德之。事見去思碑。

汪國楠

汪國楠，字仲木，婺源人。萬曆間以進士爲蘭谿令，力行鄉約，遠近必親臨率講，歲旱步禱，甘霖立應。邑中

火且迫、罔置、放重囚出避、火息、皆如期而至、徵輪有法、課士不怠、建社學、修義倉、陞南兵部主事、去、邑人立遺愛祠、

論曰、遺愛之祠、不足徵賢乎、凡祠之存於今、類多賢者也、遺愛之祠、皆足徵賢乎、亦有絕無惠政而祠且碑者矣、數十年來、空東邑之杼軸者、俞與史也、史侯之祠、落成卽毀、俞侯之祠、至今在也、邑人李梧桐題曰、朝來策馬出城闌、芳草西郊廟貌新、尚有峴山碑碣在、不知垂淚是何人、又曰、十年治政號循良、信有謳歌德未忘、無限舊時門左客、齊

心裁得名。公棠二詩詞旨深婉。連類記之。使據碑祠以徵治者。當分別論之。

盛王贊

盛王贊字子裁。直隸吳縣人。崇禎間以進士任蘭谿令。爲人貌莊行古。以廉幹稱。持已樸儉。處事明決。他邑訟不決。咸請就質焉。歲荒設賑。全活多人。禁米商船運越境。適鹽法道舫至。亦截阻之。旋被劾。王贊恬不介意。去之日。行李蕭然。士民號慟。扳留不得。因相率叩關申論。以原官補東陽令。之官月餘。卽丁內艱。去。士民祭奠。皆却之。曰。吾在任日淺。無恩。以及東陽。

無煩勞費。諸供帳器用物。悉發還。曰。留以爲新令。初至。凡謁刺。惟收單簡。六折者。必易之。曰。無多費。爲爲政。悉本人情。聽訟。令老幼環視。以爲懲勸。或詢以曲直。曰。協公論。否。人命詞狀。必驗傷始准。曰。假命害人。待詢實。家已破矣。見士大夫。必詳咨利弊。得實則喜。形於色。吏或不謹。則罰跪以恥之。左右肅然。王贊旣去。蘭谿祀諸名宦。

論曰。盛公在東邑。方踰月。東人至今言善吏者。必稱盛公。期月而可。茲言豈虛哉。

李璧

李壁字白夫武緣人弘治間爲蘭谿學教諭爲人恭謹安詳質直樂易正以率下誠以待物手不釋卷口不言利視諸生如家人父子洞見肺腑而鋒刃不露既去任歷官吏部郎卒於去官蘭谿時餘二十年矣諸生猶聞計往弔云

黃仲芳

黃仲芳名蘭以字行建安人永樂間以進士爲東陽令剛明練達吏民不敢欺時民苦牛租房賃稅槩折絲等賦悉奏罷之時獲免者七邑皆相傳頌以爲七邑停征云又虎負南山蠲出而啞人仲芳爲文壽神

越三日。忽二虎伏於南門城外。仲芳往訊之。曰。若啞人者。當伏辜。否則去。虎伏不動。殺之。其誠格如此。秩滿陞湖廣叅政。

論曰。居山爲縣。虎患所時有也。黃公爲政。誠格幽明。能使猛獸伏辜。較之負子渡河。何多遜焉。然神明之宰。惡可常得。則搏擊之方。不可不講。康熙初年。吾東虎患最甚。依山而居者。三家村落。人戶幾空。而南山白額最凶猛。踞南午嶺。啞人無虎日行者。相戒以爲畏途。適陳公龍驤至。曰。吾爲天子命吏來治此邦。而虎敢爾。吾何以爲政。乃募善搏虎

者。往殺之。人與虎皆斃。然自此而南山虎患既息。各鄉之虎亦相繼受檻焉。搏虎者。義烏川塘方姓人也。方氏之搏虎也。其法得之諸暨呂氏。呂氏得之蘭谿洪塘蔣氏。而近日得蔣氏之法於方氏者。則爲東陽防軍包氏。其法用長柄鐵鎗。三人爲隊。中則顧上。兩旁下顧。大抵虎牡必張壓卵之勢。中一人先中其項。兩旁人齊擲其脇。虎牡必恣橫草之形。旁兩人夾中其膺。中一人直取其首。但聞無不殺者。是故蔣氏之言曰。天下百獸皆難殺。而虎最易殺。以百獸見人則遁。而虎見人則趨也。方氏

之傷於虎者。則以有閒人相隨。忽惡風至。曰。虎在此矣。顧使退。而虎已啣其頭矣。兩人齊擲之。虎亦不一瞬而死。包氏之言曰。不必拘於三人爲隊。五人亦可。人宜行崗。不宜塢。虎陰屬也。塢則虎得勢。人之神宜專。氣宜定。但殺一虎。再則比殺猪更易矣。

田達

田達、河南人、正統間、由監生爲東陽縣丞、歲己巳、處州寇陶得二流劫郡城、奄至東陽、營於茶園坑、達率五子、集民兵迎戰、父子俱死、援兵尋至、賊戰亦疲、乃

去縣得以安

繆樛

繆樛字全之，溧陽人。成化間以進士爲東陽令。先是邑中田糧多虛，貧民告病。樛沿丘履畝，編號繪圖。一時飛詭之弊，爲之一清。萬曆康熙再丈量，而猶以成化年冊籍爲憑。始作東陽縣志，歷任五載。凡學校、倉塲、祠宇，莫不修舉。政平訟理，一時推賢令者，必首推繆公。仍以內召去。民爲之立碑，而蘭谿章懋爲文。其詞有曰：以繩乎吏者，繩乎身而冰蘖其操也。以教於家者，教夫人而子弟其民也。其頌詞曰：文繡食

不膏梁。夙夜靡懈。視民如傷。焚燭是矜。高明罔畏。豪
右強宗。縮首喪氣。乃新庠序。迺廣積倉。以敦風化。以
脩歉荒。斥彼淫祠。俗期近古。表厥賢孝。人用興起。他
人有田。我輸其租。匪俟覈之。貧者何辜。百年之蠹。一
朝而去。惟正之供。自今伊始。志其畧。以爲實錄云。

賀寬

賀寬字茂教。江西永新人。弘治乙丑進士。以新城令。
調繁至東陽。爲人廉明慈愛。教養兼舉。居常無疾言。
遽色。人不敢干以私。歲旱減膳。徒跣拜禱。甚虔。又借
通司鹽利。及郡倉粟以賑。民全活甚衆。時劉瑾當國。

羣瑤恣橫，征求皆不應。民以不擾，交際皆出俸資。不以煩民及報政，囊橐蕭然貸於丞而去。士民間之交，相餽贐，寬惟取一菜軸。時人爲之語曰：昔聞劉寵一錢，今見賀寬一菜銓。曹奏最爲天下清官，第一拜監察御史。東邑父老相傳，寬母最賢。歲遺寬青布褶、青鞋，寬奉母訓，故始終一節云。

論曰：果爾，則賀公之孝見矣。其母之賢更何如哉。卽古之坐閣聽刑，封書還鮓者，何以加茲。豈但一邑之良，書之國史，足光簡策矣。

鄭準

鄭準、號衡菴、直隸吳縣人。隆慶三年、由進士任東陽。時倭寇發、民喜習兵、應募用卒、汗萊散歸、則縱肆爲盜。準下令、不許克兵、立保甲正副、互相覺察、所獲奸宄、卽時處分、挾私扳累者、必爲辨釋、民賴以安。凡葺學舍、治城垣、疏淹獄、捫捕役、絕苞苴、操縱出入、皆由一已、公餘采輯作東陽志、至今尚存其書云。

姚永濟

姚永濟、號通所、上海人。萬曆間、以進士爲東陽令、爲人醇厚、稱長者。時連年荒旱、設法賑濟、民甚德之。又當採鑛、使四出、關豎驕橫、旣銷鑛、不得銀、仍不去。永

濟請於上。奏罷之。妖民號佛。多佛娘。嘯亂。督捕擒解。餘黨盡平。調繁他邑。士民哭留。直詣使者。大悅。曰。以縣令而得民心若此。乃閩屬所僅見也。亟薦之。遷秩。歷陞本省布政司使。凡士民叩謁。皆以禮待。曰。吾見東陽草木皆馨也。

論曰。爲吏者。甚弗輕其民。吾見令東陽者矣。民不堪其貪。而令亦不安。曰。速離此土。以捐陞部曹。去任。民乃毀祠。什碑。至於微服夜遁。卒以此損其聲名。停官道卒。嗚呼。邑民猶是也。而被則視其土如土芥也。視其民如机上肉也。寇讎其民。民亦寇讎。

視之不然。上馨其草木，則下愛其甘棠。至今稱姚侯不置矣。

蔡思克

蔡思克，號元崗，福建漳浦人。萬曆三十五年，以進士爲東陽令。自隆萬以來，言吏治必以思克爲稱首。內召之日，士民有送至淮浦者。去任二年，民爲祠於西七里寺官道，而肖其像。後十五年，復恢其宇，置祀田。思克爲人，立身以正，處事以誠，明足以察幾，仁足以及物。俗喜爭訟，因置鄉約，立家長，諭以輯睦。民有不事生業者，每萑苻嘯聚，乃分戶編甲，按生理，稽出入。

邑中蕭然。值歲歉。則親爲粥。飲食遠者發錫。富戶令計貧給米。仍捐俸百緡。入粟常平。以備不虞。先是里遊虛實。多由冊書。飛洒思克。以明察立清之。嘗單騎出郊。勸農桑。諷利病。又問之學宮。課士誨以經術。士爭自厲。凡諸政他令。亦間行之。而蔡侯獨稱頌至今者。良以實意與虛文異耳。

論曰。予嘗過七里寺。牆外官道。見有祠宇。塌而冠袍之。設像仆者。問諸土人。則蔡侯祠也。土人爲予言曰。祠故有田。寄於寺僧。使修香燈。田載碑中。甚詳。僧既有其田。而坐視祠像之塌。且仆。併匿碑於

墻後叢篁中。予卽致書大令門公。無何門公旣謝事。亦無有過其祠而問焉者。前令之賢不足增榮後令。而東民之祖若宗。則曾食德於侯。是則邑中紳袍之責矣。

錢源

錢源字伯開。南直上元人。崇禎十一年。以進士爲令東陽。律已以正。接物以誠。人。以比蔡侯。遇事慎重。不妄發。省供億。革耗羨。絕餽遺。清案牘。歷有善政。左右雖親近。不敢參一言。初下車。不雨。步禱山川。遂雨。越歲復大祲。發常平粟。勸平糶。捐俸鏹。置粥廠。以賑饑。

者。饑民搶粟。擒首惡治之。仍安。歲當大造。躬自持籌。蠹書不得上下其手。時以興起斯文爲己任。疏文秀。水。建。津。橋。月。課。季。會。士。類。景。從。其。去。民。立。碑。以。紀。善。政。焉。

論曰。聞之。錢侯在任。歲饑。民搶食。侯不問。勢日橫。痛懲而止。康熙丙申。歲大饑。至丁酉正月。搶食之風復作。當事寬之不數日。而所在見告。亦以痛懲而止。夫饑民豈能搶食哉。其能剖戶發壁。開困。劫粟者。皆奸民也。禍始於富人之庄庫。而漸及於星散之孤村。炎炎不滅。至於燎原之勢。成則不可阨。

矣。昔辛幼安帥河南。救荒榜止八字。曰。劫禾者殺。閉糴者配。可謂知政體矣。

劉振之

劉振之。字而強。慈溪乙榜。崇禎八年任東陽教諭。正已率物。不徒以文詞課士。時取行誼著稱者。表揚之。以爲勸。大書鄉約六條於堂。以古人相期。性慷慨。好節義。議論剛正。所著有尚友集。副墨等書。其詩文尚氣骨。不雕飾。陞湖廣鄢陵令。流寇至。城破。正衣冠端坐。被執。罵賊死之。

彭如翺

彭如翺字謙銘。永嘉歲貢生。任訓導。與劉振之同時。相得甚。獨身居官五年。弟子請業。信宿受教。如家人性樂易真。篤士依之。如父母。至興舉廢壞。鉤校乾沒。不少假。自殿廡堂齋及諸賢主祭器學田。無勿修葺。整理者。邑常失火。延及聖宮。如翺衣冠望火拜。風反。火不至。陞粵大埔教諭。乃取學政規則。素與劉師考定者。名必告錄。以貽後官。諸生含涕送。自郭外。至永康百餘里。人持酒肴。公爲飲泣。乃別。贈之金。則却。其得士心如此。

明朝三百年。賢而司教東陽者。劉彭二公最著。劉

以剛正。彭以淳厚。二公同時難矣。嘉靖間有閔公
廷珪。湖廣人有品。善大書。至今尚有存者。萬曆末
年。有陶公輿齡。會稽乙榜。文簡公望齡仲弟。傳姚
江之學。後官至司理。越人至今嘖嘖稱石梁先生。
其詩。今有存者。遊石洞。遲君泰云。凌空側蹬接飛
梁。不分霜鬢學老狂。饑鳥鬪啣辭樹瓣。輕風分送
逆流觴。揩摩古句侵崖蘚。佇望懷人拾澗芳。好在
心期未應負。秋來雙屐爲君忙。偕李舟仲遊石洞。
開石已成美。淙飛竟何時。幽探昧所指。徒侶亦參
差。昔賢此揮麈。獨爲津梁疲。至今有遺文。壁繡波

漣漪林深生。聿靜仰見藤蘿垂。蔬藪有餘飽。漱濯亦所宜。看山畢予負。安問主人知。臨風阻高躍。廻策愧心期。

國朝則有金公英者。貢生海寧人。任訓導。聞彭公如翺賢。請祀名宦。爲貞女王氏立傳。請崇獎。事行。女家尚未知。少曾見其遊天台詩。今失之。予所見則有費公家璵。字望叔。歸安人。乙榜。任教諭。好談理學。請祀金栢杯孫石臺於鄉賢。設祠於中天書院。以祀許白雲。請還六孝子祀白雲之祠。成而六孝之祀卒不復。刻孫石臺定志編。後陞金華府學教

段復刻宋五子書同時訓導董公肇勲字幼待會

稽人博學工詩文刻東陽歷朝詩重刻鹿皮子集

其自爲詩甚富今錄其南山行時方開採南山崔巍高

接天草木晴晝藏雲烟老翁采樵穉子負四民安

業垂千年寧知斧鑿一朝及俄覺陵谷多變遷卅

崖翠嶂總蕭瑟金銀夜氣何能燃百夫畚鍤無朝

暮瑣屑徃徃陵陌阡質如鐵石色青黑金精溢目

朝曦鮮洗濯已畢就陶冶九轉百鍊逾卅鉛咸陽

火光連三月浪泊毒霧愁飛鷲殺人如麻爭袖手

遺骸棄地誰相憐當時不至如是自董公丙子去後銀出乃大採壙中土崩殺人

甚多亦有格鬪死。桑柘盡萎禾稼死。居民巷哭農
者後銀忽絕乃止。撒佃愚公移山意未已。驅斥潛蛟歸重淵。險如五
丁開蜀道深如秦。帝穿三泉山腹空洞復何有。橫
撐巨木防覆顛。抱甕既笑漢陰拙。陶穴詎是幽風
沿。歲久法弛爭者衆。一語不合奮老拳。官司得財
不敢詰。徒令性命鴻毛捐。吁嗟乎。此物既非任土
貢。胡爲趨走如腥膻。匹夫懷璧罪不赦。倉猝亦或
操戈鋌。惟昔有明之中葉。插蒼鑛盜禍蔓延。典師
十萬役數載。前事不遠殷鑒傳。願以此詩風有位。
急須禁阨防未然。各田汝田復汝業。令汝飽食兼

晏眠時和歲豐有至樂。慎弗竄伏窮崖邊。君不見
天下有道器車出。丹餽銀瓊輝山川。與董師同時
東陽令景應熊。號誠閣。山西安邑人。中進士。已七
十矣。至八十乃爲縣。貌不甚備。而視聽不衰。

國朝令東陽者將二十人。而風雅第一。在任不久。致
仕去。民樂其寬厚。建祠於巧溪菴。公自題曰。芻布
仍初服。柴桑返故廬。何當崇棟宇。尚爾整簪裾。叱
叱驅耕犢。勞勞歎荷鋤。憚人無術慰。會見日欷歔。
拙宦忤時俗。何當對巧溪。浩然成獨往。庶矣脫群
迷。愛豈稱冬日。愁將病夏畦。條山回首處。凝睇兩

婁婁公歸十年餘，尚在。董師移官邵陽，詩筒往來不絕云。

王允誠

王允誠，洪武初以親軍總管任義烏知縣。時兵燹之後，廬井蕩然。允誠多方拊循，民漸安堵。縣當孔道，客兵往來侵擾。允誠繩之以法，凡頓營軍需供億，措置有方。當軍興之際，而崇重學校，善決斷，時憫雨，禱諸神，雨即降。甫期，擢南安守。去，民涕泣擁留，馬不得行。後益思之，入名宦祠。

劉同

劉同字伯詢廬陵人正統六年以進士爲義烏令廉而勤於政均賦役興學校緝盜賊雪疑獄奏蠲逋負民甚德之相傳瑞芝產於庭虎負子出境繡湖出靈龜時稱三異常作縣令箴自警詞曰古謂縣令上應列宿苟非其人其殃民受凡民所利令當與之凡民所病令當去之其去其與休戚在茲如秋月之明如玉壺之清毋假公以漁利毋小惠以沽名勿嗜酒以防政勿暴怒以酷刑宜遠讒佞宜撫孤寡惟彼賢哲克稱厥職賦役日均田野日闢戶口以增詞訟以息流竄來歸姦殘屏迹惟彼愚虫物欲繫累肆意酷貪

恬不知畏。已而獲咎。中心始愧。螻蛄鼠麕。徒自長喙。予以菲涼。來令茲土。夙夜孜孜。慚無裨補。而今而後。尚亦勉旃。罔俾卓魯。專居令賢。慈以撫衆。廉以律身。自公退食。視誦斯箴。同爲令遇。事敢爲金華郡丞。偶行縣。索其餉。同卽奏狀於朝。丞竟得罪去。

劉傑

劉傑。江西樂平人。正統三年任義烏縣丞。設法預脩賑餼。息虎患。嘗具奏爲故臣王禘請諡。於是易名忠。又因旱荒。奏蠲糧稅。併上便宜十條。採行其九。邑民皆以傑爲令。新令至高傑名。亦請以傑自代。當事隨

之而不能從也。所輯有黃文獻王忠文兩公集。義烏志今俱存。

論曰。偉哉劉公。其規模器幹。蓋六臣風範。豈但丞哉。而卒以一丞。翹然於合郡諸令之間。彼新令之請以傑自代者。當卽是前劉公。二劉固不相下也。

周士英

周士英。字惺莪。武進人。萬曆中登進士。爲義烏令。爲人清介自守。勤恤民隱。歲丁酉。邑大風。霍發屋拔木。村落相繼火。士英禱於城隍。災乃息。戊戌饑。設法賑濟。民賴以甦。邑有八寶山。相傳有鑛。處州奸人聚徒。

開採士英既驅除之。而中貴人復啣開採命。至士英力陳。不便於司府。得免。先是烏傷困於募。士英因入覲。奏言其邑子弟實不堪受兵。其隸行間者。皆博徒無賴子。不足用。一不得志。卽生變。今募檄歲至。強使之。卽無人緣南畝。或弱不任。安能爲國家出死力。會東事興。大司馬格其奏。不報。已而東征之卒。三千人。徼賞而噪。當事者移師誘而殺之。無孑遺。卒如其言。尋以治行高第。徵爲吏部主事。民祀諸朝陽門左。

吳尚默

吳尚默字以時。直隸涇縣人。萬曆間以進士爲義烏

令廉明有才。自俸錢外，一無所取。遇事斷決如流，無留訟，亦無冤民。時東事興，徵兵檄數下，簡括強壯，隸籍伍，勿強爲勾攝。積年逋負，廉得其有田無賦者，追之，宿弊立除。其署東陽篆，賢聲甚著，一時無偶。

許直

許直，字若魯，直隸如臯人。崇禎間，以進士爲義烏令。直爲人廉正，練達吏事。政先弭盜，計擒剽劫者，刑之。禁弗株連。丙子夏，不雨者三月，直步禱得雨，而歲仍大饑，乃以千金糴米江淮平糶。又爲糜以食饑者，立菓局以療病。民得免於饑疫。藩司催租急，檄日至，直

力請緩征。至期無缺。又署東陽篆。立法嚴整。凡吏書
且視事。各詢所掌。覆畢入房辦事。暮乃出。毋得相往
來。以是案無留牘。司府差至一見。卽遣去。約日申覆。
至期無逾限者。邑吏役多橫。擇其魁而治之。衆皆惕
息。嚴保甲之法。遠近莫敢不尊。盜賊潛踪。以治行高
內陞。李自成破京師。死之。而義烏民則立祠祀諸分
司之右。

論曰。兵必有伍。民必有甲。保甲之法。卽古比閭族
黨。卽甸卒乘之遺意也。王陽明先生頻言其利。吾
邑陳公龍驤甚嚴之。十家有冊。官有總冊。民皆登

名於冊。不得以字號雜入。一切訟牒。亦必以名。民有一歲而再訟。三訟。及一歲而再爲証佐者。必按冊治之。如此則保甲不但弭盜之良法。兼可以息訟也。方今爲令。催科日不暇給。何暇言治哉。

魏處直

魏處直字公平。益都人。洪武十年爲永康令。廉而勤於政。不急急而善折獄。獄以無枉。修學宮。不煩民力而成。永民以比魯恭。卓茂。祀諸名宦。

黃紹欽

黃紹欽交州吳川人。洪武十六年。以明經爲永康縣

丞爲人慈祥寬厚。愛民如子。苟利於民。必熟思而行。之。至於行法。則一毫不徇。民甚德之。宋濂稱其真廉。且惠有古循吏風。宋文憲洪武十四年己酉薨。州黃公十六年任。恐有誤。

劉珂

劉珂、江西安福人、景泰間以進士知永康、爲人廉介、愛民、催科不任鞭撻、作仁政橋、工鉅煩費、民不知勞、邑有妻妾爭寵、謀殺其夫、事秘、珂廉得其情而置之、法、尤加意學校、時課諸生策勵之、以憂去、邑民扳號、如失父母、縉雲李侍郎棠、爲作仁政橋記、稱其爲賢宰云、

王秩

王秩字循伯、崑山人、弘治初以進士爲永康令、抑強扶弱、興學、選民間俊秀子弟附益之、核土田、清賦稅、貧富皆便、歲大祲、設法賑濟、約束強暴、四境以安、歷六載、被召去、士民懷之、祀名宦祠、

毛衢

毛衢字大亨、嘉靖五年、由太平知縣調繁永康、爲令精敏絕出、公廉有威、抑豪除猾、蠹弊盡剔、凡所措畫、皆可爲後世法、邑當孔道、過官往來、里用浩繁、衢概從節省、一切支應率以身先、而絕其取索、歲旱預檢

被荒分數。不待陳告而申報奏。其催科則酌緩。惡而次第徵解。不任鞭扑而事集。且嚴禁攬納。以絕侵漁。接士大夫以禮。苟有請托。竟談不能發言而出。有朱同知女寡。強宗強娶。擁衆至婦家。禦之格殺三人。及陳詞。衢曰。此附罪人拒捕律。格殺弗論。聚衆則有明條。不汝貸也。其英斷類如此。時永人稱賢令。必曰劉公。王公併公而三。俱祀名宦。

論曰。毛公斷強娶被殺事。在其時能行之。今不能也。吾東四十年前。民有穿窬被殺者。棄諸野。盜家遂收之。愧不敢聞也。族或有爲盜及奸長輩婦者。

家長則坑而埋之。其家人亦不敢聞也。自處州貳
府夏公宗堯署篆東陽。治殺盜者以殺罪。且榜於
閤縣曰。竊盜罪止杖責。而殺人者死。凡獲盜者必
送官法治。若使得自手刃。安知無讐殺而假名於
盜者乎。自此則穴中被殺盜家公然告官矣。不數
年。張公爲令。一少年入官衙竊糧。獲而杖殺之。其
父以管家誘奸爲詞。控諸臬司。張公甚費調停。又
其後爲史公。盜有被逐。墮樓損骨。還家而死者。旣
埋之矣。史公聞被盜家頗殷。將開坟檢驗。其妻賢
婦人也。曰。吾夫病故。倘無傷。開棺孰任其罪。乃止。

蓋自盜禁格殺偷風日盛。若擁衆強姦等事。習以爲常矣。誰敢殺哉。卽殺令敢意斷哉。

曾應泰

曾應泰字弼于汀州舉人萬曆間爲永康令明敏有吏才勅於爲政興學教民清查田畝以溢額補墾荒民甚德之

論曰金華狹鄉初無有數十里之海墘河汊也不過溪流所經東成西敗東漲則西虧東有未墜之稅則西有賠納之糧矣爲吏者但當增新削舊彼此抵補則公私交利今砂塞之虛根不涸有分文

之。減。也。而。開。新。之。呈。日。接。合。邑。之。賦。額。不。聞。有。毫。
髮。之。增。也。而。勘。隱。之。車。不。停。吾。東。邑。自。俞。侯。爲。政。
首。開。此。風。至。今。相。沿。以。爲。取。利。之。故。實。曾。公。治。行。
無。多。見。卽。此。一。端。已。稱。善。吏。矣。

谷中秀

谷中秀，北平貢生。天啓間爲永康令，携一子一女一
僕到任，清操如水，政簡訟稀，時天下無事，根法甚寬，
較比八限便足解，餘釋不徵，民甚德之。

劉楫

劉楫，字濟之，新淦人。正德間，以舉人爲永康縣學教

論爲人慷慨質直、敦尚古道、不浮沉於世俗、每課試於文藝中、觀人器識、以第高下、其教人亦如之、士習爲之一變、性介潔、有清操、於勢利泊如也、居官六載、始終一節、祀邑名宦、

石彥誠

石彥誠、南昌人、永樂三年、以進士爲武義縣丞、爲人篤學守道、廉正愛民、明年徵翰林院修書、父老頌之曰、身○持○雅○操○同○冰○蘖○人○播○清○名○滿○道○途○祀○名○宦○祠○

李瑞芳

李瑞芳、豐城人、嘉靖間、以舉人爲武義令、爲人寬和

清慎而有吏幹、一切盜賊、賭博、私宰、皆嚴禁不貸、數年間幾致道不拾遺。邑人錄其政蹟曰善政錄。擢承天府通判。

文元發

文元發、長洲人、萬曆初以歲貢知浦江、善聽訟、數語卽得其情、凡疑難之牘、上官每時委焉、時有丈量之役、躬爲履畝、人不敢欺、圖冊精核、民永賴之、時通浙得羨田千頃、法當稅、元發請以兩浙羨米克羨用、議下行之、諸郡悉得如例、祀名宦。

須之彥

須之彥字君美嘉定人萬曆間以進士爲浦江令時浦人隱田虧賦司李稽查論戍以什百計之彥下令開罪准自首每圖選公正一人每戶取親供一冊覈之恰符舊額徵糧有法夙逋盡完值大造開稅局以其羨輸條銀十分之一聽訟精明案無留牘除奸弭盜一邑肅然以丁艱去民甚懷之

論曰須公萬曆三十年任也萬曆初年文公方丈量而隱田虧賦之弊已如此此弊不生於丈量之號册而生於過割之册書者也嗚呼編審大事也爲令者但取一時之利而不知其上虧國下損民

中則遺累後官。其毒有不可勝言者。故爲吏受賂鬻獄。其罪猶小。受賂亂政。其罪莫大也。故李林甫爲千古奸臣第一者。以其亂官方。壞軍政也。嗚呼。爲令者。以編審爲居官之壘。斷尚亦念子孫哉。

莊起元

莊起元。字中孺。武進人。萬曆末年。以進士爲浦江令。甫視事。卽察左右蠹猾而置之。法仍訪鄉民之豪而痛懲之。中外肅然。至對百姓。氣和而詞婉。顏其堂曰平易。每讞斷。摘伏如神。而多所矜釋。三年未嘗入一死刑。暇則進諸生談經講藝。設學田。建書院。捐贖錢。

爲之勸。尋調繁蘭谿。

金華徵獻畧卷之十九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律孔時編梓

來宦傳三

張安豫

國朝張安豫號森岳江南華亭人順治三年以貢士知金華府時婺城初修房室未完榛莽與頽垣相雜天陰卽聞悲鳥聲公爲招新民實之而鎮將馬進寶恃功驕橫欲公行屬官禮公不爲屈而嚴戢暴兵民

乃小休時官衙學舍星君樓及通濟橋皆燬。公以次營造。又造營房以居屯兵。使不得擾民。築石壩以資水利。嚴保甲以緝奸宄。調供億以濟客兵。均力役以蘓民困。理詞訟以申民寃。朔望則課士以興文教。期年。浸浸有弦誦聲焉。以治行第一。擢嘉湖兵備。民爲建祠尸祝之。

通濟橋卽下橋也。規模雄壯。冠全浙。創始於元。浮屠及菴。功未竣。而及菴亡。其徒芻龍繼成之。其後燬。經六十年。至明天順間。憲副馮公。因舊修補。輿徒可通焉。旣而郡守周宗智。從而屋之。其後又燬。

星與墩之存者四之一、弘治初、郡守郝隆再成之、
又燬、萬曆庚寅、金華令方元彥欵人後陞成之最
爲堅美、明末又燬、
監察御史

國朝順治甲辰、憲副胡養忠成之、初竣事、卽火、胡公
聞之、徒步至橋所、揮淚哭、又再成之、張公之造通
濟橋、或者草創乎、自胡公成後、僅十年、至康熙甲
寅、橋又燬、無橋者殆三十年、康熙甲午乙未間、郡
守唐文德復率民成之、三年而功始竣、

李忱

李忱、字恂九、山西安邑人、康熙十二年、以拔貢生累

官爲金華知府，爲人廉介方正，甫下車，聲望已卓然矣。越一年而閩變起，溫處二郡已陷於賊，金華望風響應，永康、武義、東陽、義烏、城皆不守，烏合數萬，連營而陣於積道山，僅隔衣帶水，卽賊境矣。時營兵止數百，忱多方慰諭，憑城堅守，以待大兵之援。無何，和碩康親王至，數十萬兵屯聚一郡，支應浩繁，忱輯和軍民，使軍不擾而民不病，朝夕盡瘁，以勞卒於官，民甚痛之，祀於名宦。

李之芳

李之芳，號鄰園，山東武定州人，丁亥進士，順治六年

爲金華司理之芳貌魁偉、美髭髯、風望卓越、吏才甚優、肆應八面、畧無阻滯、值郡中缺官、剛日理郡事、柔日理縣事、決斷如流、申冤抑、擊豪強、時擬之包孝肅、百姓畏若神明、親若父母、時馬進寶鎮金華、進寶以得城功、賜名逢濟、嗜利縱色、若虎狼之據嶼、視府縣官、奴隸驅之、而之芳獨不爲之屈、凡呈詞有及營卒者、必爲審決、卽戍兵將發、恣其淫威、亦必執而拘之、不少縱、進寶見其風裁器幹不尋常、反心折而納交焉、合郡之民、賴以少安、督撫以其才優、命定浙省賦役全書、以治行高等、陞刑部主事、累官至兩浙總督、

轉兵部尙書，仍入內閣，爲一時名臣。

論曰：吏金華而官至台鼎者，明朝三百年無有也。
至

國朝則有李公，公旣晉部曹，再則以巡鹽御史至，三則以都御史審。欽案至，四則以總督兩浙部院至。每至則斷大獄，雪沉寃。而其功則尤在捍禦強寇，保障全浙，卒成蕩滅之勲。故公嘗曰：吾一生功名，半在浙土。浙人戴公，不啻蜀人之戴張益州。而金華則公功名發軔之初，受恩尤深，非他郡比矣。

張星瑞

張星瑞，字玉符，武進人。壬辰南宮第二人。順治十二年，爲金華司李。秉性剛正。有古君子風。喜搏擊豪強，扶單弱，聽訟片言立決。案無留牘。城狐社鼠，爲之遁迹。公暇與諸生論文。所識拔皆名士。所著有八詠閒論。

張坦讓

張坦讓，字襄左，號遜菴，湖廣漢陽人。舉人。康熙五十九年，任金華守。初至，訪郡之元惡大憝，及傷風敗俗者，盡置之法。一郡肅然。壬寅癸卯間，歲大饑，勞心賑濟。建麗正書院，以祀七賢。旁作學舍，招八邑生童肄

業其中。延名儒爲師。日有僖。月有課。每課文。必親至。品論甲乙。多所成就。以丁艱去。弟子追送。投淚而別。補江西吉安知府。

王治國

王治國奉天人。康熙十四年。以貢監爲金華令。適和碩康親王統大兵駐郡。軍需旁午。金華以附郭。承辦尤劇。治國措置得宜。民以不病。時大軍勦旣括他郡。流民多至金華。爲捐貲賑給。使歸原籍。其善政則嚴保甲。葺城垣。修文廟。積穀賑荒。輯邑志。皆有成勞。以薦陞壽州知州。

繼此有趙泰，進士，膠西人，有吏幹，好獎後進。他邑少年能文者，必薦諸學使者，多至入泮，重刻金華正學淵源。

徐喆

徐喆，廣昌人，貢生。康熙九年，爲蘭谿縣丞，事父至孝。每晨必公服省母，乃出視事。居官廉幹，有惠。十三年，署篆武義，閩寇至，城陷被執，不屈死。和碩康親王親臨祭奠，以死節具題，廕一子。

府志載蘭谿

國朝名宦，有季振宜、趙滾，予所熟聞。有殷廷弼，至任

未三十喪偶，卽不娶，勇於爲治，好抑強扶弱，以詩自豪，喜急就而少完善，禮詩人季煌，萊自合，四方詞客至，皆有贈遺，以卓異陞，檢其庫，虧銀二萬，蘭人爲捐補，婦女或脫簪典衣以助，仍以那移，徒於驛站，廷弼平日用物甚侈，旣失官，悔之，乃齋素，卒落魄不振，其後官蘭谿者，相繼虧帑，募捐一無所得，予所識有許公惟訥，本姓施，華亭進士，風裁整麗，到官未三十，爲人廉正，勇於爲治，奸弊盡剔，後與金華守魏公男訟，發其索賂事，魏公除名，而許亦停官，蘭人連名具呈，撫院懇仍補蘭邑，而不能。

許公能詩辭、工書、董玄宰戲鴻堂石刻、今存其家、其學官則有陳公霆萬、善時文、好弘獎士、類蘭谿、其初文氣平庸、經陳公指授、風氣日上、登甲戌會榜第三、乃忝任、其後有褚公宗遂、篤厚長者也、喜論文、善衡鑑、時方童試、邑令延褚公閱文、既畢事而出、予問蘭邑童生何似、曰、有鄭度者、佳士也、時年未二十、既入泮、遂聯捷南宮、其知文如此、陞寧波府學教授而去、時年已八十五矣、視聽步履如英年、丁酉科鄉試、猶應聘闈闈焉、此二公者、皆不負教職者也、而前蘭谿令方公邁、猶以虧帑留寓、

方公甲戌進士爲一科眉目以文章爲性命有以文就正者輒別白其高下且詳論爲文之恣無小徇此三公者皆身經科第其才學又足以開拓其議論故能興起後進蘭邑近日士皆磨礪登賢書者亦日益多則三君子之力居多吾婺人物文章之盛莫過南宋其時在吾郡則有呂成公陳龍川唐悅齋而又有朱文公陳止齋葉水心薛季宣諸大儒徃來教學其間浦江人物文章之盛莫過於元其地則有方韶卿而又有謝臯羽徃來其間士無碩師而欲其學之成難矣

陳龍驤

陳龍驤，號蟠海，山東陽信人。己亥進士。康熙六年爲東陽令。先是，令東陽者爲河南李毓楠，昏庸羸病，政在群小，民不聊生。猛虎白日啣人，旣以病去，而陳侯至。老饕積蠹，向之蟠據衙門及土豪之病民者，不數月，鋤擊畧盡。或皆抱首鼠竄匿，漏下小盜初獲，笞三十，釋之。再獲，笞六十，必死。盜皆殲焉。諸生非公事不見。遇能文士，甚相禮敬。監司守判各役，奉符檄至者，或半膝跪自事。侯一嚇，雙膝齊下。視事公廳，冠帶危坐。一吏侍側，寂無人聲。見者驚猶鬼神。卽欲飾虛詞。

以投至門上足輒不敢進。民亦不敢越愬。公爲治以實不以文。凡丈量編審保戶革保歇弭盜賊禁錮婢諸事皆憲令各邑所通行。未嘗創立名色而行之。以誠始終不倦。故事成而民利之。當其法初行嚴刑以督不率。不無枉屈。然法立而民不敢犯。所以陰折奸萌。默扶民氣者。不可勝計。故當公之世。盜竊匿影。奸蠹潛踪。豺虎遁跡。家戶饒給。近數十年來。宰東陽者。治行推公第一。每日黎明而起。事畢而退。燃燭閱部書。手自登記。無幕客之助。兵刑錢穀文移往來。擘畫皆出一手。而恢然有餘。可謂能吏矣。公至以康熙六

年已六十有餘、而精魄益壯、康熙十二年冬、暴卒、耆老過市、哭、士民設祠祀之、民有常小標者、夜飲畢、與人鬪於街、于、擗者執之、公以其醉釋之、起趨出、忽墮地、有聲、公曰、汝懷石搏人乎、笞之幾死、旣愈、或招之飲、則却之、侯卒盜之、曾受刑者、憾之、潛入祠、拔其塑像、鬚以去、小標栽完之、再拔而再栽、或問故、曰、非公責我、我不戒酒、非我殺人、則人殺我、我之得生、皆公賜也、噫、若侯者、殆有諸葛武侯之風、而小標則暗符李平云、其後有劉公世燠、字叔子、河南新蔡人、進士、長於爲吏、精明善決斷、不遜陳侯、而慈愛過之、廉稍

不及焉。不久丁憂去。後補雲南呈貢令。陞戶部主事。其署篆則有俞公兆吉。富陽丞。江浦人。爲人廉正。善聽斷。而平易近民。繼又有夏公宗堯。處州同知。旗下人。清正有威。東邑令之假公以取民者。曰隱契。隱畝。荒山。荒灘。公一無所行。公以府官署縣。旣無暴政。又絕干謁。民不敢以不急之訟試。署篆一年。合邑安靜。不知有官云。

論曰。陳侯每舉子產。火烈水弱之論。云蓋東邑自許都倡亂。盜賊接踵。至甲午乙未。始傾巢蕩穴。治亂國用重典。理固宜然。然亦過甚焉。侯每聽訟。得

情○則○掀○髯○色○喜○蓋○無○哀○矜○惻○怛○之○意○然○以○公○廉○精○
敏○明○其○政○刑○已○稱○善○治○矣○顧○侯○之○善○政○不○數○年○而○
盡○變○爲○害○侯○初○至○丈○量○方○將○告○成○邑○糧○多○羨○蓋○東○
土○山○田○磽○瘠○原○有○高○平○水○之○不○同○成○化○舊○冊○積○步○
本○寬○其○後○耆○保○畏○法○尺○寸○不○遺○故○每○都○皆○有○溢○額○
公○令○於○砂○塞○水○傷○處○裁○割○以○符○舊○額○其○後○俞○侯○始○
通○民○呈○首○勘○查○隱○畝○取○賂○凡○受○惠○者○害○且○倍○之○至○
史○侯○伍○侯○則○丈○山○量○水○尺○寸○比○較○十○室○五○空○而○民○
大○病○矣○陳○侯○編○審○悉○遵○賦○役○全○書○冊○書○令○民○公○舉○
聽○就○近○地○聚○圖○柝○甲○以○便○催○取○開○局○過○割○編○冊○既

定則書榜張掛使民觀看仍令冊書側立挨戶序
點民或言戶單與榜冊不同者立責冊書使之改
正東邑自四十年編審當事以儒籍冊書牟利厚
不由公舉取銀十二兩官自僉撥至五十年史公
編審無論儒民冊書皆取銀十二兩銀既入案至
冊書舞弊則概置不問隱實掛虛千孔並出甚至
有過無割不止零星飛洒而已又或一圖牽連二
十餘都不知誰何之人見里既有催取之艱又有
賠納之苦蓋陳侯時見里不許包克所用止正糧
一信之費景侯時三倍可包克今則包克而兼包

比其費益多，厥後包克之人，侵收待赦，或死或逃，見里受累，有費至十倍者，見里之病極矣。雖謂陳侯爲良吏，可也。

劉澐符

劉澐符，山東昌樂人，進士。康熙五十九年任，爲人端方謹重，公廉有威，城狐社鼠，搜剔一盡，鄉之豪猾，莫不削迹。前任史與伍取民色目，一掃除之，用汰雖嚴，而意實平恕。東陽令自陳公之後，當推公第一。在任三年，丁艱，去公在任時，樓姓倚衆強娶小戶女，雪夜擁衆至，椎門入，女家以賽社炮禦之，殺三人而退，公

不究人命此事與明時永康縣毛公衢同

孫家棟

孫家棟山東安邱人順治十七年以進士爲義烏令爲人廉介精嚴喜擊強扶弱善聽訟隣邑有冤抑不能自伸者控於司府必懇委義烏縣審斷然亦有直至義烏控者或假他故關提而爲之審無不得其情者然大約貧與富訟則貧勝民與紳士訟則民勝佃與房主訟則佃勝以故一時賢聲載道久之而操翰之家多不許之其後有沈公曾純清正近情民亦宜之其署篆則有嚴州同知張公若需賢聲甚著脩造

東江橋以竣其功。吾郡或守令缺，皆引領望曰：安得張公來乎。

連一鳴

連一鳴，福建建寧人，舉人。康熙五十五年，任義烏令。初至，猶作鄉音。太守罵之，越一年，稍能官語，才不必過人，而一介不取。自奉如寒士。愛民之心，出於至誠。循良之聲，久而益著。時歲大饑，歷鄉發賑，民乃克全。撫院朱公軾稱爲兩浙良吏第一。方特薦，而公以病卒於官。

毛文埜

毛文埜字同書湖廣麻城人康熙六年以諸生爲浦江令性慈愛徵糧不任鞭撲而課亦足遇疑難憲案不爲動徐剖之裕如時與紳士論文賦詩以咨利弊康熙十三年閩寇至邑人多起應文埜率練兵以殺賊以功陞延安知府

浦江有趙公猗元晉公瑛楊公汝穀賢聲日聞俟汝實爲傳

金華徵獻畧卷之二十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律孔時編梓

遊寓傳

阮孚

〔晉〕阮孚字遙集，避庾亮求爲廣州，乃授鎮南將軍，甫東而蘓峻亂，遂止武義，居明招山，其地爲惠安寺，寺側有蠟屐亭，宋鞏豐詩曰：千古高風挽不回。故山花落又花開。莫欺亭畔蒼蒼蘚。曾印高人屐齒來。元陳

樵詩曰。七賢老死獨南奔。袖有江亭墮淚痕。故國已懸新日月。醉鄉不識舊乾坤。金貂曾入丹陽市。蠟屐應歸白下門。惆悵黃門墓前柏。不禁三度見風塵。

劉峻

梁劉峻字孝標平原人。梁天監中。召入西省。典較秘書。爲安成王秀戶曹參軍。以疾棄官。遊紫巖山。閒居教授。吳會人士多從之遊。其聚講處。後人號之曰講堂洞。嘗爲山棲志。其文甚美。其辭曰。夫鳥居山上。櫛巢木末。魚潛山下。窟穴沙泥。豈好異哉。蓋其性然也。故有忽自壁而樂垂綸。負玉鼎而要鄉相。行藏紛糾。

顯晦踏駿。無異火炎水流。圓動方息。斯則廟堂之與
江海。蓬戶之與金閨。並然其所然。悅其所悅。烏足謂
毛衣瘡痂在其間哉。予生自原野。善畏難狎。心駭雲
臺。朱屋望絕。高蓋青組。且沾濡霧露。彌願閒逸。每思
濯清瀨。息椒邱。寤寐永懷。其來久矣。矧專濫壤民。欲
天從爰泊。二毛得居巘穴。所居東陽郡。金華山實會
稽西部。是生竹箭。山川秀麗。阜澤坱鬱。若其羣峰疊
起。接漢連霞。喬木布護。春青冬綠。回溪映流。則千仞
洞底。膚寸雲谷。必千里雨散。信卓犖爽塏。神居奧宅。
是以帝鴻遊斯鑄鼎。雨師寄此乘煙。故澗勒赤松之

名山貽縉雲之號。近代江治中奮迅泥滓。王徵士高

拔風塵。龍盤鳳棲。咸萃斯地。江王竟不知。良由碧端何人惜哉。

素石。可致幽人者哉。金華山右馬鞍山也。蘊靈藏聖。

列名僊牒。左元放稱此山云。可免洪水五兵。可合神

丹九轉。金華之首。有紫巘山。山色紅紫。因此爲稱。靡

迤。陂陀。下屬深渚。巒岈嶸嶸。上虧日月。登白山麓。漸

高漸峻。壘路迴隘。魚貫而升。路側有絕澗。闐闐哮壑。

俯窺木杪。焦原石邑。匪獨危縣。至山將半。便有廣澤。

大川。阜陸隱脉。予之葺宇。實在斯焉。所居三面迴山。

周繞。有象郭郭。南則平野蕭條。極目通望。東西帶二

澗。四時飛流泉清澗。微霏滴瀝生響。白波跳沫。洶涌
成音。巨瀆引流交渠。綺錯懸溜瀉於軒甍。激湍迴於
階砌。供張無綆。汲盥歎息。瓶缶楓椅楮櫪之樹。梓柏
桂樟之木。分形異色。千族萬種。結朱實苞綠果。搖白
蒂。抽紫莖。櫛蠹萃音蹲。梢風鳴籟。垂柯欄戶。布葉房
櫳。中谷澗濱華葩攢列。至於青春受謝。萍生泉動。則
有都梁含馥。懷香送芬。長樂負霜。宜男泣露。芙蓉紅
花照水。皋蘓縹葉從風。憑軒遠眺。獨憂忘疾。邱阿陵
曲。衆藥灌叢地髓。抗荃山筋抽節。金盞重於素璧。玉
鼓貴於明珠。可以養性消疴。還年駐色。不藉崔文黃

散。勿用負局紫丸。翮禽翔鳳。風胎雨馱。綠翼紅毛。素
纓翠鬣。肅肅切羽。關關好音。皆馴狎園池。旅食雞鶩。
若乃鷓鴣。口伺辰。響類鐘鼓。鳴虻候曙。聲像琴瑟。玄猿
薄霧清嘯。飛颺乘烟。永吟嘈贊。嘹唳悅心娛神。所以
跨躡管籥。超軼笙簧。宅東起招提寺。背巖而整。層軒
列景。邃宇凌空。博敞開虛。納祥生白。左瞻右睇。仁智
所居。故碩德名僧。振錫雲萃。調心七覺。詆訶五塵。郁
烈戒香。浴茲定水。至於薰爐夜蒸。法鼓旦聞。予站履
搯衣。躬行頂禮。詢道詰人。欽仰至教。每聞此河。紛梗
彼岸。永寂熙然。若登春臺。而出宇宙。唯善是樂。豈伊

徒言寺東南有道觀。亭亭崖厠下望雲雨。蕙樓茵榭
隱。暖林篁。飛觀列軒。玲瓏烟霧。日止却粒之氓。歲集
祈仙之客。餌星髓。吸霞漿。將迺雲衣霓裳。乘龍馭鶴。
觀下有石井。聳峙中澗。雕琢刻削。頗類人工。躍流淙
瀉。澎湃決咽。電擊雷吼。駭目驚魂。寺觀前皆植修竹。
檀欒蕭瑟。被陵緣阜。竹外則有良田區畛。通接山泉。
膏液鬱潤。鄭白史漳。莫之能擬。紅粟流溢。鳧鴈充厭。
春蠶旨擅。碧雞冬草。味珍霜鷄。角巾升於邱嶺。短褐
出自中園。苑蔣逼側。池湖管蒯。駢填原隰。養給之資。
生生所用。無不阜實。藩籬充物。崖巘歲始。年季農隙。

時閒濁醪初涿。醪清新熟。則有田父野老。提壺並至。班荆林下。陳觴置酌。酒酣耳熱。屢舞誼。歎盛論箱庾。高談穀稼。盍噓謳歌。舉杯相酌。人生樂耳。此歡豈嘗出作入息。晚食當肉。莫辨榮辱。匪知毀譽。浩蕩天地之間。心無怵惕之驚。豈與稽生齒劍。楊子墮閣。較其優劣者哉。初孝標植根淄右。流寓魏都。冒險履難。僅至江左。逡巡十稔。而迄不見用。遂決志棲遁。嘗爲自序。自比馮敬通。以爲芝焚蕙歎。聲塵寂寞。魂魄一逝。將同秋草。聞者傷之。普通二年。卒於金華山中。時年六十。門人謚之曰玄靖先生。

論曰。金華自建郡以來。而劉孝標山棲志。實開聲律文字之先。吳賜如贊以潤奪瑤琨。翠浮篠簜。厥惟麗詞。託此震壤者。信矣。然志所稱江治中奮迅泥滓。王微士高拔風塵。龍盤鳳棲。咸集斯地。則非常人矣。而究不知其何人。惜哉。

羅隱

羅隱。字昭諫。江東人。唐末舉進士不第。黃巢之亂。歸依吳越王錢鏐。授著作郎。及朱溫篡唐。詔至。隱痛哭。請鏐倡義討溫。溫素聞其名。因以諫議大夫招之。不就。縱遊山水。於東陽之南山。築室讀書。後人名其地。

曰羅隱宅。後人類有題咏。而予詩云。昭諫不偶世。栖
栖或類狂。才名窮益盛。故國老難忘。忠義存孤憤。風
流寄短章。何緣此卜宅。深樹有書堂。

論曰。羅隱宅在縣南五里。勒馬峰下。有墨池存焉。
其後爲棲賢菴。今廢。昭諫文章氣節。照耀史冊。今
東邑所傳。皆俚俗口號滑稽詭譎。而動輒爲識。至
今窮鄉僻壤。婦人童孺。莫不知有羅隱秀才。其卽
此羅隱也耶。

謝翺

謝翺。字阜羽。福之浦城人。爲人倜儻。有大節。工詩文。

絕出於衆，試進士不中，落魄漳泉二州。會丞相文天祥開府延平，長揖軍門，署諮事參軍，聲動梁楚間。已復別去。及宋亡，天祥被執以死，翺悲不能禁。隻影行浙水東，逢山川池榭雲嵐草木與所別處。及其時號相類，則徘徊顧盼，失聲哭。嚴有子陵臺，孤絕千丈。時天涼，風急，翺挾酒以登。設天祥主荒亭隅，再拜跪伏，酹畢，號而慟者三。復再拜起，悲思不可遏。乃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曰：「魏朝徃兮何極，莫來歸兮關水黑。化為朱鳥兮有喙焉，食歌闌竹石俱碎。聞者爲傷之。然其志汗漫超越，浩不可禦。視世間事無足當。」

其意者。獨嗜佳山水。雁山。鼎湖。蛟門。候濤。沃州。天姥。野霞。碧雞。四明。金華。洞天。搜奇抉秘。所至卽造遊錄。持以誇人。若載七寶歸者。遊倦輒憇。浦陽江源。及睦之白雲。邨尋隱者。方鳳。吳思齊。晝夜吟詩。不自休。其詩風格弘逸。卓卓有風人之餘。文尤嶄拔峭勁。雷。電。恍。忽。出。入。風。雨。中。當。其。執。筆。時。瞑。目。遐。思。身。與。天。地。俱。忘。每。語。人。曰。用。志。不。分。鬼。神。將。通。之。其。苦。索。多。類。此。婆。睦。人。士。翕。然。從。其。學。前。至。元。甲。午。去。家。武。林。西。湖。上。前。代。遺。老。尙。多。存。者。咸。自。詫。見。翺。晚。明。年。乙。未。以。肺。疾。作。而。卒。年。四。十。七。瀕。死。屬。其。妻。劉。氏。曰。吾。去。

鄉千里交遊惟方韶鄉吳子善韶鄉卽鳳子善卽思齊已而鳳等果至與方幼學方燾馮桂芳翁登登之弟衡葬翱於子陵臺南以文稿殉伐石表之口粵謝翱墓初翱以朋友道喪盡吳越無掛劍者思合同志氏名作許劍錄勒諸石未就復爲作許劍亭於墓右從翱志也翱無子其徒吳貴祠之月泉書院云翱好修姱獨刻厲憤激直欲起古人從之遊不屑屑於流俗意所不顧萬夫莫回也每慕屈平托興遠遊自號晞髮子遇談勝國事輒悲鳴煩促涕泗潸然下士有苟合而氣志得者憎聞翱翱自若也翱著書不一種

詩曰。晞髮集爲婺州作者。有浦陽先民傳餘則宋學士濂記其口。茲不載。

論曰。謝翱閩人。而卒于睦州。而錄於婺。何也。曰。居婺久也。猶之李白不生山東。而曰山東李白云。蓋小人之生。居雖同里。推而遠之。惟恐不甚也。高賢之至。其自他者。引而近之。惟恐其不親也。翱一布衣。無位于朝。徒以天祥之知。麻衣繩履。張皇山澤間。若無所容其身者。使其都重祿。受社稷人民之寄。其能死守封疆。決矣。蓋翱天下士也。昔田橫不降漢。拔劍自刎。客之從死者五百人。若翱之志。其

類橫之客者非耶。浦陽之士。從翺遊者。皆矯然目
拔。生則薰其德。歿則祀其靈於社。卽以爲浦陽之
人可矣。予之志翺者以此。

玉華山樵

玉華山樵。不知何許人。或號性天然。或號大呆子。然
爲王姓人題識。則稱宗兒。或疑其姓王。而加點爲玉
云。予親見山人爲前山胡氏題像。其小私印姓王名亦彷彿可認。洪武初。突至東陽。
其人偉容儀。美風姿。嘗居里栢嶺。與東山孫氏披麻
戴笠。散步閒吟於山水間。有若方外。人多異之。然未
嘗遠出。而工詩畫。酒酣則援筆作畫。畫已輒題其上。

而隱遁不污。悲憤激烈之意。每見於筆墨之外。嘗爲人題壁作歌云。七載間關走閩越。一夜思親髮成雪。回頭往事付空花。形影相隨衣百結。當時恨不早見機。扁舟一棹江南歸。西風塵土障天起。秋水鱸魚空白肥。卽今寄食荒村裏。佳士出迎常倒屣。當歌對酒忍暫歡。握手論心愧知己。老懷豈能忘故山。神遊往往於其間。爲君寫此轉悽惻。片雲零落何時還。迄今讀其詞。未嘗不哀其志。其爲新朝指目。削迹埋名。亦畧可知矣。山人將死。謂主人口。我落魄江湖非覆載。問人我死幸弗以棺埋我。乘以布囊懸之樹間足矣。

山人在東陽，所主不一家。與呂伯祥、孫原載最契，其詩至今尚有存者。

論曰：山樵蓋元之遺憲。肥遯遜荒，丁鶴年、蔡子英之流也。東陽志疑其爲陳友諒、張士誠、謀士。又疑爲建文從亡之人，誤矣。

沈壽民

國朝沈壽民，字眉生，宣城人。明元沈懋學子。崇禎末，大司馬張國維以異才特薦，未授職。三疏劾兵樞楊嗣昌，不報。明亡，變姓名入金華山，往來蘭谿、武義，爲蒙士師，或與畸人靜者探幽發竒，以泄其羈孤感鬱。

之思時給諫姜公應甲。隱於澗流。號石頭和尚。心跡
相契。遊處甚密。徵士有孫曰廷璐。偕今太守唐公至
婺。訪其祖隱居時事。庶與宋遺民謝翱同志不朽。浦
江傅旭元爲作隱跡錄。屬予作詩以實之。詩曰。黃霧
沉山海。水黑世數忽。入崑明劫。趙岐投身賣餅家。梅
福公作吳門卒。宛陵亦有沈徵君。被髮作狂行。大澤
國之將亡。桂石空。元戎重寄歸菜傭。徵君膺薦挺危
論。請劍慷慨朱雲風。投匭上書不見省。飄然一舸來
江東。回首銅駝已荆棘。萬里山河付楚弓。白雲須臾
變蒼狗。青山不掩羣公醜。有才不用川匪才。黍苗離

離○淚○成○斗○滅○迹○潛○名○麋○鹿○羣○物○色○幸○脫○當○途○口○首○陽
七○尺○薇○蕨○身○學○圃○書○田○時○灌○耨○金○華○諸○山○鬱○嵯○峨○美
蓉○秀○色○明○江○波○洛○下○頑○民○化○炬○灰○殘○山○賸○水○哀○情○多
金○貂○不○入○丹○陽○市○蠟○屐○亭○遊○忍○淚○過○孤○燈○冷○燄○照○獨
夜○頭○上○歲○月○空○蹉○跎○竹○塢○梅○花○春○色○好○寂○寞○行○逢○頑
石○老○欲○哭○無○聲○歌○不○成○時○與○歎○歎○說○天○寶○長○烟○荒○荒
白○日○暮○雙○溪○草○色○非○前○度○卽○今○名○孫○千○里○來○欲○向○遺
民○訪○平○素○山○川○滿○目○不○見○人○碧○桃○紅○杏○春○無○數○江○城
樓○閣○夜○蕭○蕭○鹿○田○風○雨○子○規○號○徵○君○之○賢○今○謝○翺○銜
笛○一○聲○山○月○高

附錄

季煌，字備公，武林人。少隨父嶺南官署，父亡，長於粵。有俊才，金公紉以侄女妻之。公紉歿，挈妻子喬寓蘭谿，時蘭谿令殷廷弼好士，延葉自合與煌爲上客。殷令好爲急就章，煌隱諱之，令覺，灌以酒，煌不勝，盃爵乃病卒。季煌在廣有詩名，在陳元孝諸人間，與石江和尚唱和，其爲人傲物自高。如歸里詩云：乍歸遍訪知名士，久住希逢可語人。又云：可免獨醒難仗酒，徒供人好易爲詩。其自命如此。余得其遺詩一帖，於徐篋溪評其五言律詩，脫畧凡

近真景獨造。起語項聯。老淡清超。高韻傑出。愛此
清骨。三復不已。畧登數篇。并摘警句。於遊寓後。其
不竟登遊寓者。以遊寓所重。不專以詩也。五言如
春遊云。郊外風來好。生香不是花。夕陽濃樹色。流
水淡人家。野店松脂酒。僧房竹火茶。青春吾與汝。
休恨共天涯。和徐文長云。何以克饑渴。朝烟與暮
霞。出山雲作客。歸樹鳥成家。水引柴門遠。苔侵石
徑斜。尚愁人問渡。處處種桃花。除夕咏橄欖。苦從
先入處。香在未來時。又甘心惟有世。苦口更無人。
又松聲連夜雨。海氣一天雲。又誰尋五柳宅。自作

一。家。邨。又。涇。渭。無。清。濁。山。林。有。是。非。七。律。如。自。題。
小。像。云。早。年。詞。賦。動。江。關。萬。里。遨。遊。倦。未。還。袍。色。
暫。從。芳。草。定。琴。聲。常。與。落。花。閒。爲。停。盃。酒。何。須。月。
恐。隔。家。鄉。不。畫。山。是。我。此。時。當。乞。食。只。愁。陶。令。滿。
人。間。乞。石。丁。和。尚。函。有。云。水。從。黃。葉。多。邊。住。天。向。
青。山。盡。處。生。粵。中。除。夕。云。粵。酒。上。眉。如。逐。客。吳。音。
入。耳。當。還。鄉。皆。佳。句。也。

華炳泰，字若虛，無錫人，嘗至京，貴人延爲上賓，輒
以使酒罵坐，去初至東陽，年十九，而白，普僧也，手
執鏡，至人家應付，問其來歷，答以詩云，爲問天

涯流落意。溪頭流。六自分明。人皆異之。或延之飲。則不脫袈裟。而食肉。遂畜髮作詩。詆議一切。自負甚高。所交皆絕。或請爲蒙師。亦不終。學師董澹齋先生。見其詩甚喜。延禮之時。予館邑城。每夜輒治具相邀。拈韻賦詩。極歡而罷。卽背詆之。董公不爲意。若虛於作詩外。兼工時藝。獨標天韻。迥出時蹊。能作四體書。至今得其遺墨。皆可珍。其詩情韻秀發。如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雖寡性情。而翡翠蘭若。無妨可愛。已而之紹興。金赤玉待之最厚。病使人至梁溪。探其家。乃送之歸。不數日而歿。其妻以室

女爲尼。邑令旌之。予常會赤玉於武林。述其在
興事。與予所見。合之。可作笑譜。若虛詩與詩餘體
各爲集。予得其七言律一本。擇其數首。及警句錄
之。夜坐云。檢點奚囊少。鷓鴣清宵何處問。壺漿天
於我輩真無意。節近歲冬倍可傷。對此驚寒梅幾
點。照人無夢月他鄉。誰家漫奏闌山曲。若爲王孫
惹憾長。獨坐云。漫道秋深瀟亦遲。昏鴉猶未定。栖
枝青閨刀尺含愁夕。虎館茱萸中酒時。轉盡羊腸
孤客路。添成蛇足幾行詩。無聊不到消魂地。肯信
當年宋玉悲。書徐天池集云。坐我孤航天上雪。葬

君○十○丈○井○頭○蓮○自○嘆○云○論○才○那○肯○居○龍○腹○癡○絕○還○
應○似○虎○頭○又○碧○玉○一○樓○寒○月○曉○芙○蓉○千○丈○晚○霞○紅○
又○竹○陰○密○護○空○庭○雨○水○氣○虛○吹○半○壁○雲○出○濟○河○云○
月○明○風○定○燕○山○遠○霜○落○鴉○啼○濟○水○寒○